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green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 with a blue patterned sash, is the central figure.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ethereal blue and green wash. The entire image has a textured, aged appearance with visible creases and some wear at the edges.

孙慧菱

偷的还是他家那，不陪她去壮胆还不行

吃里扒外贼相公

花菱小说丛书

第一辑

孙慧菱

著

吃里扒外贼相公

花季

青海人民出版社

1

“什么，你叫我去帮你偷——”男子的声音因这惊恐的提议而陡地拉了八度高。

不过，他的嘴巴立刻被一只柔软的小手捂住。

“嘘！你想被人听见啊？”娇滴滴的女声低斥着他。

“嗯、嗯、嗯！”男子努力地想要说话，拼命地指着她的小手要她放开。

下一刻，他的嘴唇得到了释放的空间。

惊恐的男人立刻哇啦哇啦叫了起来。“你没搞错吧？良良，你竟然教我去——去——”

她——她刚刚说什么来着——

竟然教他去偷？

名唤良良的姑娘闻言，愁眉苦脸地坐了下来，她捧着小脸蛋，很不高兴地侧头瞅了他一眼。

“是你自己说有任何困难都愿意帮我的。”

“没错。”可是，这可没有包括杀人放火在内。

“还说呢，你刚刚拍着胸膛保证，说什么没关系，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任何事都包在我阿杰身上。”

良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男子刚刚的语气和神态，可把他逗得尴尬死了，不知如何是好地拼命抚着额头，说不出话来。

谁教他把话说得那么快、那么满？傅杰懊悔地想。

一大早过来，他就看到良良愁着张俏脸，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发呆。他以为她有什么困难，所以才大大方方、拍着胸脯作保证。

哪里想到她竟会提出那样的要求，早知道他就不说了。

“哼！”看傅杰半天说不出话来，良良非常不高兴地重重哼了一声，脸色极为不悦。

见状，傅杰急忙开口辩解：“可是，我没想到会是——”

话说到一半，他又词穷了。唉！这可真的踩着他的尾巴了。

而造成如今这副窘状，得归功于一个月前的某一个夜晚。

刚应酬完回家的他在去账房查账前，先转去给两位老人家——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他娘——请安，却意外地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原来他还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

一个名叫绮良良的姑娘。

但是因某些原因，两家从亲家变成了冤家。

他还记得娘是那样说的——

“要不是那件事，杰儿也已经成亲了——”

但奶奶却非常不高兴娘提起这件事，“唉，别说了。”

也因此，两家就“很有默契”地将这门亲事当作从没发生过。

至于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让两家变成了冤家，傅杰并不在意，毕竟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可是突然蹦出一个未婚妻来，而且还是“指腹为婚”，就让他觉得挺新鲜的。

根据娘的说法，如果不是“那件事”，他现在就和绮良良双宿双飞、俪影成双！

这么一想，那个差一点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长得是啥模样？住在何方？——一连串对绮良良的疑问，

充斥着脑海，严重地引起了他的关切。

好，去查一查吧！傅杰禁不住奔驰的好奇心，决定一探佳人。

结果，良良就这么被他找到了。

“良良，我做梦也没想到你竟然要我帮的是这种忙！”令他吓了一跳。

“要不然你还能帮我什么忙？”良良回嘴。“同样是卖菜的小贩，你还有什么通天大本领啊？”

她需要一个高壮的人帮她顶着，他不正是了吗？

“我——”他才不是什么卖菜小贩。

他傅杰可是隔壁城镇上鼎鼎有名的同仁堂老字号的当家。

只是为了接近她，他改了装扮，成天穿着邋遢地陪她晒太阳，她还以为他真的是卖菜的小贩啊！

也不想想他一个月前批的萝卜，到现在只卖出三根，若真靠这个吃饭他早饿死了，还能撑到现在吗？

“我是没什么通天大本领，可是，起码我知道‘偷’——”说这字时他还特别压低声音，左右看看四下有没有人。“是不对的。”

她也知道不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除了你以外，没人能帮得了我的忙。”

他摇头道：“除了‘偷’以外，我什么都能帮。”当然杀人放火也除外。

“除了‘偷’以外，你什么忙都帮不了。”良良不屑地说。

一个月下来才卖三根萝卜的人，能济得了啥事？

“这你就错了。”要是知道他的身份，包准她会吓一大跳。

其实，只要去打听打听，就可知道他傅杰是何许人也。但他并没有跟她说他的全名，只说自己叫阿杰，而朋友也都是这么称呼他的。

良良不说话了，紧抿的小嘴显示出她的心烦和不满，愤力地拿起石子在地上乱画一通。

奇了，良良在闹什么别扭？傅杰觉得奇怪。

老实说，初见她的那一刹那他是惊为天人，从此对她一见钟情。

每天他心甘情愿地起了个大早，一路从城的那一头直奔这一头，而且风雨无阻，就为了想见到良良。

可是，她刚刚跟他说什么来着？

她——她竟然叫他去——去偷？

不，他可不答应。

“良良，你那种‘想法’是不对的。”他严正地摇着食指，“搭”起她的脑袋。“遇到不平不满的事情，不能只想到用暴力解决。当然，遇见任何困难的事情，也不能光用你那种‘想法’来解决事情。明白吗？”

幸好良良把他当成“心腹”看待，否则这么可怕的想法，她恐怕不会跟他说吧？

一想到这儿，他就不由得眉开眼笑起来。

“我又何尝愿意有那种‘想法’，可是我——”她嗫嚅地低下了俏脸。

要不是那一户人家的墙那么高，她还用得着他吗？

他难道以为在开口请他帮忙之前，她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她可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才终于把话说出口的。

她真的需要他帮忙，真的需要。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种‘想法’不可以有就对了。”他坚定地摇晃了下食指。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必再说了。

他不怪良良，真的不怪良良。

良良是诚实、善良、美丽、可爱的，不管良良的

理由是什么。

他对良良的心意，不会因这可怕的提议而减损一分一毫，纵使她——她提议要“偷”时，害他的心脏当场痉挛了下也一样。

他不懂的是，良良为什么要偷呢？

“良良，你可以说呀！”傅杰不愿见着良良一脸的苦恼。

跟他说有个屁用？良良嘟起了嘴。

不是她不肯跟他说，而是跟他说了根本就没用。

他能帮得上什么真正的大忙？

要不是她实在看不过去，决定跟他“条件交换”，暗中帮衬着他，这一个月才卖三根萝卜的人现在恐怕早就已经饿死了。

所以说了有个屁用啊！

见良良心情实在不好，傅杰决定转移话题。

“良良，肚子饿了，我们吃饭吧！”他高兴地拿起了饭包，笑得好开心。

这可是良良亲手为他做的。

他每天等的就是这一刻，这是他最满足的时刻。
而之所以会有这饭包，是起因于两人的一段对

话——

一天，良良突然对他说：“既然你的生意那么不好，不如咱们来个条件交换。”

“什么条件交换？”他问。

“你每天那么早来帮我铺摊、扛货，那我来帮你打点午膳如何？反正我每一天都得准备饭包，不差你那一份。”

良良真是窝心。

想他每天一大早风雨无阻的，在良良出门前就已经在胡同口等她。还为了能挤在良良摊位的旁边，他花了钱暗中将那摊位买下，好成天跟她在一起。

一切的一切，还不是怕她吃苦受累？

纵使饭菜是用简单的荷叶包的，里头只有白饭、青菜，没啥鱼、肉，可他每天吃得开开心心的。

因为这是良良“为他做的”。

“你吃吧，把我的份也一起吃了。”良良懊丧地支着头，没有胃口的样子。

“好，你说的哦。”他高高兴兴地三口并作两口，想快点把两份午膳一起吃完。

今天良良心情不好，他就趁早收摊，带她去吃大

餐。

“良良，我一整个早上都没生意耶！”哪像她，生意愈来愈好，几乎都卖光了。

“嗯，得等下雨。”

“啊！”

“你卖的那三根萝卜，都是在下雨天卖出去的。”一天一根，还真是可怜。

“啊！”良良记得这么清楚啊？

他每天糊里糊涂的，看良良都来不及了，哪还会去注意雨不雨天的？

虽然他卖菜没什么本领，替人治病把脉的功夫可是到家的。就拿他爹来说吧，不但曾经亲自替皇上看过诊，还替皇太后把过脉呢！而这差事在爹死后，自然也落到他身上。

至今，他每个月仍需固定到皇宫一次，去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

可见他的医术有多么棒。

良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怎么办？你今天又杠龟了。”她惋惜地看着成堆的萝卜。

“嘿嘿——”他“傻笑”了起来。“良良，等下午收摊了，我们——去逛一逛如何？”

待会儿得要编个好理由，否则良良问起他哪里来的钱吃大餐，他该怎么回答？

良良没注意到她的生意愈来愈好，其实是从认识他才开始的。

每天晌午一过，傅杰吩咐的人全都轮流地来她的摊子“报到”，一下子就把她的菜买光光，哪还会有剩？

毕竟只要他吩咐一声，城里有哪一家客栈、饭馆不买他的账的？

所以说，良良误会他了。

“生意不好你还有心情逛？”

“就是因为生意不好，所以才得要逛呀！”傅杰赶紧编个谎。

“我没这个心情。”她哪有这个心情？虽说生意愈来愈好是没错，可是这还不够。

她存的钱还不够！

娘的病愈来愈糟了。

她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娘了，再没有其他人能给她

依靠，只有靠她自己才行。

所以，她下定决心豁出去了！

无论如何，她一定要挽回娘的性命。

“你到底帮不帮我？”等他吃完了，她鼓着腮帮子瞪着他，可她心里却紧张死了。

他会不会说出去？

会不会瞧不起她？

她不是看不出来他对她特别好，可是能帮她的也只有他了。只不过，她实在很怕他就这样吓得从此对她退避三舍。

“什么忙？”他满足地拿起水袋吞了一大口水，才终于有办法说话。

粗茶淡饭的确不错，对吃惯了大鱼大肉、精致佳肴的他而言，不啻是一种新鲜的享受。

“帮忙——”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四周，压低了声音说着。“偷！”

“你——”他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着。

说不出的失望在他的眼底成形。

怎么他好说歹说了那么多，她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良良是他的最爱。

为了良良，他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就是这种事万万不可！

人穷志不可以穷呀，良良。傅杰在心中对她大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想偷呢？”他非要追问到原因。

“我——我缺钱。”说着，她涨红了俏脸。

为了不让他看见她的尴尬，也为了让自己有勇气能继续说，她干脆背过身去。

因为他眼底的失望深深刺着了了她。

可是为了娘，她有什么好怕的？

深深吸了口气，她努力撑过从心底涌起的一波波的怯懦。

“你可不可以帮我？”

她眼里的坚决深深地骇着他。

天哪！良良知不知道她有多可怕？这么坚持地要偷，她把他当成什么了？

以为他是一个受她美色迷惑的小混蛋？

还是以为他色迷心窍，什么都肯听她的指使？

她难道就不怕他把这事说出去？

他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她，她为什么不听？

姑且不论她想偷的理由是什么，光听到她的念头就够骇人的了。

良良——他的良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已开始在想着该如何结束这一段时间的“试探”，想着该如何告诉她自己真实的身份，想着该如何化解两家的仇隙，想着该如何告诉她——他想娶她。

如今却——唉！

良良回过身来，见他仍是用着失望的眼神瞧她，令她的心都碎了。

突生的一股冲动让她开了口。

“我是不得已的——”

有哪一个偷儿是得已的？

傅杰无力地抹了下俊脸，什么话都没说。

他的神态让她好伤心，终于她哭了出来。

“良良别哭！”他惊跳了起来，赶紧哄着她，“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偷，还有你想偷什么呢？”

这一时刻的傅杰有说不出的后悔，他应该一开始就把事情问清楚，怎么反而把良良弄哭了呢？

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良良哭红的眼睛让他有说不出的心疼。

“别哭了，别哭了。”他哄着她一起坐下，拿衣角拭着她滴落在两颊的泪水。

“我——我需要你帮忙——”她抽噎地说。

那一户人家的墙好高，而且她需要有人陪着一起壮胆。

良良是个聪慧贤淑的好姑娘，怎么会突然有这种傻念头呢？

这事铁定有蹊跷。

“你想偷什么？”要金银财宝，他多的是。

“我——”她一脸的尴尬。

让他知道她想偷的是什么东西，他一定会大笑。

“你答应了，我才说。”她戒备地嘟起了小嘴。

“这样啊——”那可伤脑筋了。

这种事怎么能答应呢？

但他实在是很想知道她为什么偷？不如就答应她吧！

“我帮你。”用他的方法。

“真的啊？”她惊喜地漾开了笑靥。

“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看到她的笑容他该感到开心，但此刻他的心头却有说不出的沉重，唉！

“你答应我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喔，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她严肃地竖起了食指警告他。

“我答应。”他无力地点了下头。

“真的不可说出去，说出去是会坐牢的哦。”她愈想愈不放心。

“知道。”

“好。”见他一脸认真地允诺，她欢天喜地地笑开了脸。“跟我去一个地方。”她拉着他就走。

“暖暖暖！萝卜、萝卜——”他急忙指着摊子，他的摊还没收哪！

“放心，不会有人要的。”良良拉着他，头也不回地走。

嘿，她还真是兴奋到家了，连他的摊都不顾了。

他们两个走了好久好久，在傅杰的“哀号”之下，良良才终于拿出良心，肯雇车了。

“良良，你好狠！一直拐着我说‘快到了’‘快到了’，结果是到隔壁城去。”当他听到她吩咐马车的目